

撰異記 集異記 集異志 出怪錄
續出怪錄 聞奇錄 志怪錄 靈應錄
瀛上記 鬼塚志 幻影傳 幻戲志 幻異志
稽神錄 錦囊記 冥音錄 離魂記 再生記

唐代叢書

廿之十七

卷之四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撫異記

唐李濬編

濬憶兒童時卽歷聞公卿間叙國朝故事且兼多語
其世事特異者取其必實之跡暇日綴成一小軸貯
之松窻

元宗先天中再平內難後以中外無事銳意政理好於
觀書迨自周漢以來有所未及者必欲盡舉之帝旣勤
書海內之風翕然率化尤注意於起居注先天開元中
皆選當時鴻儒或貞正之士充之若有舉其職者雖十

數年猶載筆螭頭惜不欲去則遷名曹郎與兼之自先
天元年至大寶十一載冬季起居注選成七百卷內起
居注撰成三百卷內起居注自開元二年春因上幸寧
王宅敘家人禮至於樂奏前後酒食沾賚上無自專皆
令稟於寧王敎上曰大哥好作主人阿瞞但謹爲上客
上在禁中常自稱阿瞞以是極歡而罷明日寧王率岐薛已下同
奏曰臣聞起居注必記天子言動臣恐左右史不得天
子聞行極庶人之禮無以光示萬代臣請自今後臣與
兄弟各輪日載筆於乘輿前得以行在紀敘其事四季

則用朱印聯名牒送史館然皆依外史例先上聞庶明
臣等守職如螭頭官上以八分書日本國紙爲答辭甚
謹上然悉允所奏自是天寶十載冬季以成三百卷率
以五十幅黃麻爲一編用雕檀軸紫龍鳳綾標書成寧
王上請自部納于史閣上命賜以酒樂共宴侍臣於史
館上寶惜是史尤甚因命別起大閣以貯之及祿山陷
長安川巖高計祿山謀臣未至升殿宮先以火千炬猛
焚史閣不移時灰滅故元宗實錄百不敘及三四以是
人間傳記者尤鮮

巖莊高尙

未至升殿宮先以火千炬猛

焚史閣不移時灰滅故元宗實錄百不敘及三四以是

人間傳記者尤鮮

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卽今牡丹也

開元天寶花呼木芍藥本記云

禁中爲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牡丹花

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昭夜白太真妃以步輦從詔特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眾樂前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爲遂命龜年持金花賤宣賜翰林學士李白進清平調詞三章白欣承詔旨猶苦宿酲未解因援筆賦之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曉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一枝紅艷露凝香雲

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名
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
香亭北倚闌干龜年遽以詞進上命梨園弟子約畧調
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太真妃持頗梨七寶盃酌西涼
州蒲萄酒笑頷歌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遍
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真飲罷飾繡巾重拜上意龜
年常話於五王獨憶以歌得自勝者無出於此抑亦一
時之極致耳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他學士曾高力
士終以脫烏皮六絰爲深耻異日太真妃重吟前詞力

士戲曰始謂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拳拳如是太真妃因驚曰何翰林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是賤之甚矣太真頗深然之上嘗欲命李白官卒爲宮中所捍而止

元宗幸東都偶因秋霽與一行師共登天宮寺閣臨眺久之上遐顧愴然發歎數四謂一行曰吾甲子得終無患乎一行進曰陛下行幸萬里聖祚無疆及西行初至成都前望大橋上舉鞭問左右曰是橋何名節度使崔圓躍馬前進曰萬里橋上因追歎曰一行之言今果符

之君無憂矣

上好走馬擊毬內廐所飼者意猶未甚適會黃幡綽戲語相解因曰吾欲良馬久之而誰能通於馬經者幡綽奏曰臣能知之且曰今三丞相悉善馬經上曰吾與三丞相語政事之外悉究其旁學不聞有通於馬經者爾焉得知之幡綽曰臣日日沙堤上見丞相所乘馬皆良馬也以是必知通馬經上因大笑而語

上白臨淄郡王爲潞州別駕乞假歸京師觀時晦跡尤用卑損會春暮豪家子數輩盛酒饌遊於昆明池選勝

方宴上戎服臂小鷹於野次因疾驅直突會前諸子輩
頗露難色忽一少年持酒船唱合曰宜以門族官品備
陳之酒及於上因大聲曰曾祖天子父相王某臨淄郡
王也諸少年聞之驚走四散不敢服視於車服上因聯
飲三銀船盡一巨餽徐乘馬而東去

上初以林邑國進白鸚鵡慧利之性特異常者因暇日
以金籠飾之示於三相上再三美之時蘇頌初入相每
以忠謹勵上因前進曰書云鸚鵡能言不離飛鳥臣願
陛下深以爲誠

何皇后始以色進及至登位不數年恩寵日衰后憂畏
之狀愈不自安然撫下有恩幸免讒謗共危之禍忽一
日泣訴於上曰三郎獨不記何忠脫新柴半疋更得一
斗麩爲三郎生日湯餅耶何忍不追念於前時上聞之
戚然改容有憫皇后之色由是得延其恩者三更秋終
以諸妃恩遇日盛皇后竟見黜焉后無罪被擯六宮共
憐之

何忠者何后自
呼其父名也

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子進見二丞相子皆童年上
近撫於赭袍前賜與甚厚因與二兒曰爾口憶所通書

可奏爲吾者言之。頌應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嶠

子

失其名

亦進曰：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上曰：蘇瓌有

子李嶠，無兒。

德宗命李泌爲相，以泌三朝顧遇，禮待信用，不與諸宰相等常於便殿語。及元宗朝，尤惜謬用李林甫，因再三嘆息，重言曰：中原之禍，自林甫始也。然以元宗英特之姿，何始不察耶？泌因奏曰：元宗盛年，始初已歷，則天中宗多難之後，雖江充將陷，戾元賈后欲圖，愍懷於睿宗之患，無以改過也。及降封臨淄，旋出人閣，上下鄴杜之

間備聞人間疾苦又以天縱英姿志除內難有漢宣之
多異仗蕭王之赤誠故英威一震姦兇自竄而風尙儒
學深達政經薄漢高馬之言美武帝更僕之間自初
登寶位樂近正人惟帝之難力所能舉上旣勤儉政事
無不施行又得良臣天下自化及東封之後上每覽帝
籍有自多之言用聲色爲娛漸堂階之峻故古語曰貧
不學儉而儉自來富不學奢而奢自至若以勤儉爲志
則臣下守法官無邪人及嗜慾稍深則政亦怠矣故林
甫善爲承迎上意招傾金王托庇左右安國委相之跡

如是則百吏可知是以揚雄言昔武帝運努藏之財填廬山之壑未爲害也今貨人權門甚於此矣林甫未厭仙客繼之昔齊桓以管仲存而霸業成管仲亡而齊難作則古人所諷見於深旨由是泌屢以是非諷之上怡然聽從似喜所得因曰相才而又知書吾高枕矣

自太和乙卯歲後上不樂事稍聞則必有歎息之音會幸三殿東亭因見橫廊架巨軸於其上上謂修己曰斯開元東封圖也因命內巨軸懸於東廡下上舉白玉如意指張說輩數人歎曰使吾得其中一人來則吾可見

開元矣由是惋惜之意見于顏色遂命進美酌進爵促
步輦歸寢殿開成永諸錄中敍上語李右相曰吾思天
下事難理則進飲醴酌以自醉解

狄仁傑之爲相也有盧氏堂姨居于午橋南別墅姨止
有一子而未嘗來都城親戚家梁公每遇伏臘晦朔修
禮甚謹嘗經甚雪多休暇因候盧姨安否適見表弟挾
弓矢携雉兔來歸膳味進於北堂顧揖梁公意甚輕簡
公因啟姨曰某今爲相表弟有何樂從願悉力以從其
旨姨曰相自貫爾姨止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王公大

慙而退

太尉衛國公爲并州從事到職未旬月忽有王山人者詣門請謁公命與坐乃曰某善按冥也公初未之奇因請正寢備几案紙筆香水而已因令垂簾靜伺之生與公偕坐於西廡下頃之王生曰可驗矣紙上書八字甚大且有楷法曰位極人臣壽六十四王生遽請歸竟不知所去及會昌朝三策一品薨於海南果符王生所按之年

衛公長慶中在浙右會有漁人於秦淮垂機網下深處

忽覺力舉異於常時及斂就水次卒不獲一鱗忽得古
銅鏡可尺餘光浮於波際漁人驚取照之慙慙盡見五
臟六腑榮脉動悚駭神魄因腕戰而墜漁人偶話於舍
旁遂乃聞之於公盡周歲萬計窮索水底終不復得

劉巨麟開元末爲廣府都督在州恒養一犬雄勁多力
犬致馴附有異於他巨麟常夜出迎使犬忽遮護不欲
令出巨麟亦悟曰犬不使我行即徘徊良久人至白使
近巨麟叱曰我行部從如雲寧有非意之事使家人闕
犬而出上馬之際犬亦隨之忽咋一從喉中中頃之死

巨麟驚愕搜死者懷中得利七首初巨麟常鞭錘此僕
故修其怨私欲報復而犬逆知之是以免難

物之異聞

雷公鑱 辟塵犀簪 煖金魚袋 青龍皮 鄱陽王

墓中自動墨研 日中軟杖子 龍腦香崑崙子 元

先生贈韋丹尙書鮫鮓 鏤白玉香囊并玉鑰子長三

尺餘 異竹篔簹長二百餘尺 黃楊枕又有乘龍形

張公洞翠碧 中藏上藥 桃源洞中仙人棋子 不

生澁鐵腰帶 韋穀尙書夢中所得軟羅纈巾 西蜀

織成蘭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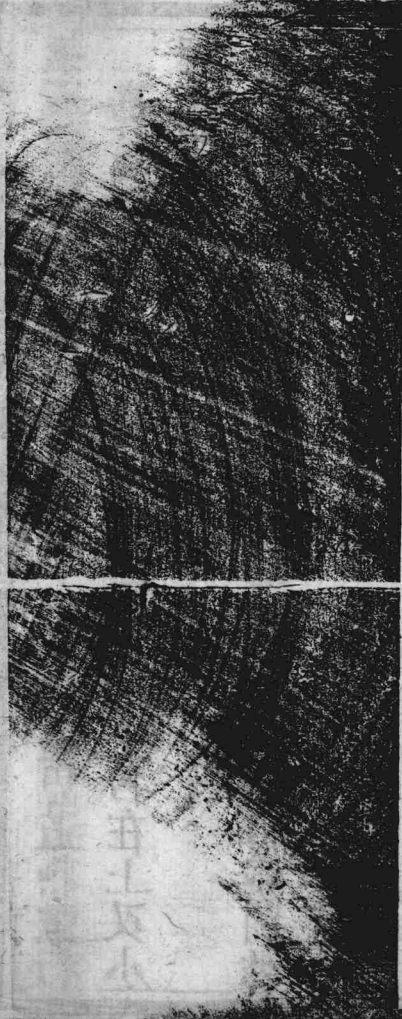
芻賓國黃金衣筆管上鏤盧思道燕歌行

拂林國雕紫文馬腦如小合底寫國王名在上又小
貌亦類之 白玉劔長二尺餘

已上二十一物皆得其所自或經目識客有疑問悉
用條謹

撫異記終

無
山
錄



五
十
六
八

集異記

唐河東薛用弱撰

徐佐卿

明皇天寶十三載重陽日獵於沙苑時雲間有孤鶴徊翔焉上親御弧矢一發而中其鶴卽帶箭徐墜將及地丈許斃然矯翰西南而逝萬眾極目良久乃滅益州城距郭十五里有明月觀焉依山臨水松桂深寂道流非修習精愍者莫得而居之東廊第一院尤爲幽絕每有自稱青城道士徐佐卿者風局清古一歲率三四至焉

觀之者舊因虛其院之正堂以俟其來而佐卿至則棲
焉或三五日或旬朔言歸青城甚爲道流之所傾仰一
日忽自外至神爽不怡謂院中人曰吾行山中偶爲飛
矢所加尋已無恙矣然此箭非人間所有吾畱之於壁
後年箭至到此卽宜付之慎無墜失仍按臺記壁云留
箭之時則十三載九月九日也及元宗避亂幸蜀日命
駕行遊偶至斯觀樂其佳景因遍幸道室旣入此堂忽
覩挂箭則命侍臣取而玩之蓋御箭也深異之因詢之
道士皆以實對卽是佐卿所題乃前歲沙苑從畋之箭

也佐卿蓋中箭孤鶴耳究其題乃沙苑孤飛當日集於
斯歟上大奇之因收其箭而寶焉自後蜀人亦無復有
逢佐卿者矣

王積薪

元宗西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圍碁者王積薪從焉
蜀道隘狹每行旅止息中道之郵亭人舍多爲尊官有
力者之所占積薪棲息無所人因沿溪深遠寓宿於山
中孤姥之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繼瞑婦姑皆闔戶而
休積薪棲于簷下夜闌不寐忽聞堂內姑謂婦曰良宵

無以爲適與子圍碁一賭可乎婦曰諾積薪私心奇之
况堂內素無燈燭又婦姑各處東西室積薪乃附耳門
扉俄聞婦曰起東五南九置子矣姑應曰東五南十二
置子矣婦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姑又應曰西八南
十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从思惟夜將盡四更積薪一
一密記其下止三十六忽聞姑曰子已敗矣吾止勝九
枰耳婦亦甘焉積薪遲明且衣冠請問孤姥曰爾可卒
已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積薪卽出橐中局盡平生之秘
妙而布子未及十數孤姥顧謂婦曰是子可教以常勢

耳婦乃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積薪
卽更求其說孤姥笑曰止此已無敵於人間矣積薪度
謝而別行十數步再詣則已失向之室閭矣自是積薪
之藝絕無其倫卽布所記婦姑對敵之勢罄竭心力較
其九杯之勝終不得也因名鄧艾開蜀勢至今碁圖有
焉而世人終莫得而解矣

平等閣

隋開皇中釋子澄空年甫二十誓願於晉陽汾西鑄鐵
像高七十尺焉鳩集金炭經求用度周二十年物力乃

辨於是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選日而寫像焉及烟
焰息滅啟鑪之後其像無成澄空卽深自咎責稽首懺
悔復堅前約再謀鑄造精勤艱苦又二十年事費復備
則又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選日而寫像焉及啓鑪
其像又復無成澄空於是呼天求哀叩佛請罪太加貶
挫深自勤勵又二十年功力復集乃告遐邇大集賢愚
然後選日而寫像焉及期澄空乃登鑪巔百尺懸絕揚
聲謂觀者曰吾少發誓願鑄寫大佛今年八十兩已不
成此更無成則吾無身以終志矣況今眾善虛費積玉

或踵前失吾亦無面目見眾善也吾今俟其啟鑪欲於
金液而捨命焉一以謝憊於諸佛二以表誠於眾善儻
大像圓滿後五十年吾當爲建重閣耳聚觀萬眾號泣
諫止而澄空殊不聽覽儀而金液注射赫耀踴躍澄空
於是揮手辭謝投身如飛鳥而入焉及開鑪鐵像莊嚴
端妙毫髮皆備自是并州之人咸思起閣以覆之而佛
身洪大功用極廣自非殊力無白而致開元初李暹充
太原軍節度使出游因仰大像嘆曰如此好相而爲風
日所侵痛哉卽施錢百萬緡周歲之內而重閣成就只

今北都謂之平等閣者是也計僧死像成之日至鬻正
五十年矣以釋法推之則鬻也得非澄空之後身歟

裴珙

裴孝廉珙者家在洛陽仲夏自鄭西歸及端午以覲親
焉下駟蹇劣日勢已晚方至石橋於是驅馬徒行情顧
甚速忽有少年騎從鷹犬甚眾顧珙笑曰明日節日今
當早歸何遲遲也珙因謂曰子非投夕入都哉曰然珙
曰珙有懇誠將丐餘力於君子子其聽之遂以誠告乘
馬者曰但及都門而下不妨也乃以後乘借之珙甚喜

因顧謂己之二僮曰爾可緩驅疲乘投宿於白馬寺西
吾之表兄竇溫之墅來長徐歸可也因上馬揚鞭而驚
俄頃至上東門遂歸其馬珍重而別乘馬者馳去極速
珙居水南日已半規卽促步而進及家瞑矣入門方見
其親與珙之弟妹張燈會食珙乃前拜曾莫顧瞻因俯
階高語曰珙自外至卽又不聞珙卽大呼弟妹之名字
亦無應者笑言自若珙心神忿惑又極叫皆亦不知但
見其親顧謂卑小曰珙在何處那今日不至耶遂涕下
而坐者皆泣珙私怪曰吾豈爲異物耶何其幽顯之隔

如此哉因出至通衢徘徊久之有貴人導從甚盛遙見
珙卽以鞭指之曰彼乃生者之魂也俄有佩橐韃者出
於道左曰地界啓事裴珙孝廉命未合終遇昆明池神
七郎子案鷹迴借馬送歸以爲戲耳今當領赴本身貴
人微哂曰小鬼無理將人命爲戲明日與傅艾書令笞
之旣至而橐韃者招珙復出上東門度門隙中至竇莊
方見其形僵仆二童環泣呦呦焉橐韃者令其閉目自
後推之省然而蘇其二僮皆曰向者行至石橋察郎若
疾作語言大異懼其將甚因投於此至則已絕矣珙驚焉

嘆人之少頃無恙

蕭穎士

蘭陵蕭穎士爲揚州功曹秩滿南遊行侶共濟瓜洲舟
中有二少年熟視穎士相顧曰此人甚有肖於鄱陽忠
烈王也穎士是鄱陽曾孫卽自歎陳二子曰吾識爾祖
久矣穎士以廣眾中未敢詢訪俟及岸方將啓請而二
子忽遽負檐而去穎士必謂非仙則神虔心嚮囑而已
明年穎士北歸至于盱眙邑長之署方與邑長下簾晝
坐吏白云於某處擒獲竄塚盜六人登令召入皆反接

其手束縛甚固旅之于廔而穎士懸認江中二少年亦
縲繼子內穎士驚曰斯二人非仙卽神因具遂曩事邑
長卽令先窮二子須臾歛伏佐驗明著皆云發墓有年
穎士卽以前說再令詢之曰我嘗開鄱陽王家大獲金
玉當門有貴人顏色如生年方五十許鬚鬢班白僵臥
于石榻姿狀正與穎士相類無少差異我舟中遇子又
知蕭氏固是鄱陽裔也因此啓言我豈有他術哉

韋宥

元和中故都尉韋宥出牧溫州忽忽不怕江波脩永舟

船燠熱一日晚涼乃跨馬登岸依舟而行忽逢淺沙亂
流蘆葦青翠因縱轡飲馬而蘆枝有拂鞭者宥因閑援
孰視忽見新絲箏絃周纏蘆心宥卽拔蘆伸絃其長倍
尋則試縱之應手復結宥奇駭因寘于懷行次江館其
家室皆已維舟入亭矣宥故駙馬也家有妓樂卽付箏
妓曰我於蘆心得之頗甚新緊然沙洲江檝是物何自
而來吾甚異之試施於器以聽其音妓將安之更無少
異唯短二三寸耳方饌妓卽置之赴食隨置復紉及食
罷就視則已蜿蜒舒展選蠕搖動妓乃驚告眾來競觀

而雙眸瞭然矣宥駭曰得非龍乎遽命衣冠焚香致敬
盛諸盂水之內而投於江繼及中流風浪皆作蒸雲走
電咫尺昏晦俄有白龍長百丈挈攫昇天眾咸觀之良
久乃滅

蔡少霞

蔡少霞者陳留人也性情恬和幼而奉道早歲明經得
第選蘄州參軍秩滿漂寓江淮者久之再授兖州泗水
丞遂於縣東二十里買山築室爲終焉之計居處深僻
附近龜蒙水石雲霞境象殊勝少霞世累早祛尤諸夙

尙偶一日沿溪獨行忽得美蔭因就憩焉神思昏然不
覺成寐因爲褐衣鹿幘之人夢中召去隨之遠遠乃至
城郭處所碧天虛曠瑞日瞳矐人俗潔清卉木鮮茂少
霞舉目移足惶惑不寧卽被導之令前經歷門堂深邃
莫測遙見玉人當軒獨立少霞遽修敬謁玉人謂曰
子虔心今宜領事少霞靡知所謂復爲鹿幘人引至東
廊止于石碑之側謂少霞曰召君書此賀遇良因少霞
素不工書卽極辭讓鹿幘人曰但案文而錄胡乃拈筆
俄有二青僮自北而至一捧牙箱內有兩幅紫絹文書

一賁筆硯卽付少霞曰法此而寫少霞凝神擗管頃刻
而畢因覽讀之已記于心矣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
真人山玄卿撰良常西麓源澤東澁新宮宏宏崇軒轍
轍雕玳盤礎鏤檀竦泉壁瓦鱗差瑤階肪截閣凝瑞霧
樓橫祥霓騶虞巡徼昌明捧闌珠樹規連玉泉矩洩靈
飈遐集聖日俯晰太上游儲無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真
班列仙翁鵠駕道師水潔飲玉成漿饌瓊爲屑桂旗不
動蘭屋互設妙樂竟臻流鈴間發天籟虛徐風簫冷澈
風歌諧律鶴舞會節三變元雲九成絳雪易遷虛語童

初詎說如毀乾坤自有日月清寧二百三十一年四月
十二日建於是少霞方更周視遂爲鹿幘人促之忽遽
而返醒然遂寤急命紙筆登卽紀錄自是宛豫好奇之
人多詣少霞詢訪其事有鄭還古者爲立傳焉用弱亦
常至其居就求第一本視之筆迹宛有書石之態少霞
無文乃孝廉一叟耳固知其不妄矣少霞爾後修道尤
劇

集翠裘

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側則天

因以賜之遂命披裘供奉雙陸宰相狄梁公仁傑時入
奏事則天令昇座因命梁公與昌宗雙陸梁公拜恩就
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梁公對曰爭先三籌賭昌宗
所衣毛裘則天謂公卿以何物爲對梁公指所衣紫純
袍曰臣以此蔽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價逾千金卿之
所指爲不等矣梁公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
衣昌宗所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快快則
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說而昌宗心赧神沮氣勢索莫累
局連北梁公對御就褫其裘拜恩而出及至光範門遂

付家奴衣之乃促馬而去

王維

王維志承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閑音律妙能琵琶遊
歷諸貴之間尤爲岐王之所眷重時進士張九臯聲稱
籍甚客有出入于公主之門者爲其地公主以詞牒京
兆試官令以九臯爲解頭維方將應舉具其事言於岐
王仍求庇借岐王曰貴王之強不可力爭吾爲子盡焉
子之舊詩清越者可錄十篇琵琶之新聲怨切者可度
一曲後五日當詣此維卽依命如期而至岐王謂曰子

以文士請謁貴王何門可見哉子能如吾之教乎維曰
謹奉命岐王乃出錦繡衣服鮮華奇異遣維衣之仍令
資琵琶同至公主之第岐王入曰承貴王出內故携酒
樂奉讌卽令張筵諸伶旅進維妙年潔白風姿都美立
於前行公主顧之謂岐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
卽令獨奏新曲聲調哀切滿座動容公主自詢曰此曲
何名維起曰號鬱輪袍公主大奇之岐王曰此生非止
音律至於詞學無出其右公主尤異之則曰子有所爲
文乎維卽出獻懷中詩卷公主覽讀驚駭曰皆我素所

誦習者常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爲乎因今更衣昇之客
右維風流蘊籍語言諧戲大爲諸貴之所欽矚岐王因
曰若使京兆今年得此生爲解頭誠爲國華矣公主乃
曰何不遣其應舉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薦義不就試然
已承貴主論託張九臯矣公主笑曰何預兒事本爲他
人所託顧謂維曰子誠取解當爲子力維起謙謝公主
則召試官至第遣宮婢傳教維遂作解頭而一舉登第

王之渙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之渙齊名時風塵未偶而

遊處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人共詣旗亭贖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讌三詩人因避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而至奢華豔曳都冶頗極旒則奏樂皆當時之各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詠若詩入歌詞之多者則爲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篋淚霑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

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
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鴟色
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之渙
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
巴人下里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
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卽終身
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床下奉吾
爲師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鬢發聲則曰黃河遠
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

度玉門關之渙卽卿歛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噱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曰

張鑑

張相公鑑大厯中守工部尙書判度支因奏事稱旨代宗面許宰相恩澤獨厚張公曰日以冀而累旬無耗忽夜夢有人自門遽入抗聲曰任調拜相張公驚悟因思中外初無其人尋繹不解有外甥李通禮者博學善智

張公因召而示之令研其理李生沉思良久因賀曰舅
作相矣張公卽詰之通禮答曰任調反語是饒甜饒甜
無逾甘草獨爲珍藥珍藥反語卽舅名氏也張公甚悅
俄有走馬吏報曰白麻適下公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裴通遠

憲宗遷葬于景陵都城人士畢至時有前集州司馬裴
通遠家在崇賢里妻女輩亦以車輿縱觀於通化門及
歸日勢已晚車馳馬驟至平康北街後乃有白頭嫗徒
步奔走隨車而來氣力殆盡至天門街夜鼓將動車馬

轉迷嫗亦忙遽而行車中有老青衣從四小女其中或有哀其奔迫者則問其所居對曰崇賢卽謂曰與嫗同里今亦將歸若步履不逮懼犯禁車中尙可通容能登車至里門否其嫗乃荷愧下甯因命同載及至則珍重辭謝而去乃於車中遺下小紅錦囊諸女笑而共開之中有曰羅製爲逝者覆面之物四焉諸女驚駭登棄於路自是不旬曰四女相次而卒

邢曹進

贈工部尙書邢曹進至德以來名爲河朔之健將也守

職魏郡爲田承嗣所廢曾因討叛飛矢中肩左右與之
拔箭而鏃留子骨微露其末焉卽以鐵鉗遺有力者挾
而出之其鏃堅然不可搖動曹進痛楚計無所施妻孥
輩但爲厲修佛事用希惡蔭數日則又以索縛身于床
復命出之而特平如故曹進呻吟忍耐俟死而已忽因
晝寢夢一胡僧入于庭中曹進則以所苦訴之胡僧从
而謂曰能以米汁注于其中當自愈矣及寤登言於鑿
工鑿工曰米汁卽泔也豈宜漬瘡哉遂令廣詢于人人
莫諭者明日忽有胡僧詣門再食因遽召入而曹進中

堂遙見乃昨之所夢者也卽延之俯近告以危苦胡僧
曰何不灌以寒食飴當知其神驗也曹進遂悟飴爲米
汁况所見復肖夢中則取之如法以點應手清涼頓滅
酸楚然旣夜其瘡稍瘳卽令如前纏縛用力以拔錯總
及臉巖已突然而出後傳藥不旬月而瘥矣吁西方聖
人恩祐顯灼乃若此之明徵邪

韋知微

開元中士人韋知微者遷授越州蕭山縣令縣多山魃
變幻百端無敢犯者而前任官吏事之如神然終遭其

害知韋旣至則究其窟穴大備薪採伺候集聚因環薪
縱火眾持兵刀焚煞殆盡而邑中累月蹤跡枉絕忽一
日晨朝有客詣縣門車馬風塵僕馭樵悴投刺請謁曰
蘭陵蕭慥知微初不疑慮因延入上座談論笑謔敏辯
無雙知微甚加顧重因移館休焉客乃謂知微曰僕途
經峽中收得猴雛智能可玩敬以奉贖乃出懷中小合
開之而有獼猴大纒如栗跳躑宛轉識解人情知微奇
之因攜入誇異於宅內獼猴於是騰躍踴駭化爲虎焉
扃閉不及兵杖靡加知微闔門皆爲啗噬子遺無有矣

狄梁公

狄梁公性閑醫藥尤妙針術顯慶中應制入關路由華州闌闌之北稠人廣眾聚觀如堵狄梁公引轡遙望有巨牌大字云能療此兒酬絹千疋卽就觀之有富室兒年可十四五臥牌下鼻端生贅大如拳石根蒂綴鼻總如食筋或觸之酸痛刻骨於是兩眼爲贅所繩目睛翻白痛楚危極頃刻將絕惻然久之乃曰吾能爲也其父母洎親屬叩顙祈請卽輦千絹寘于坐側公因令扶起卽於腦後下針寸許仍詢病者曰針氣已達病處乎病

人頷之公遽出針而疣贅應手而落雙目登亦如初曾
無病痛其父母親眷且泣且拜則以縑物奉焉公笑曰
吾哀爾病之危逼吾益急病行志耳吾非鬻伎者也不
顧而去

寧王

寧王方集賓客誠話之際鬻馬牙人麴神奴者請呈二
馬焉寧王卽於中堂閱試步驟毛骨形相神駿精彩座
客觀之不相上下寧王顧問神奴曰其價幾何牙人先
指曰此一千緡次指曰此五百緡寧王忻然謂左右曰

如言付錢馬送上廐賓客莫測其價之懸殊卽共咨詢
寧王曰諸公未喻當爲驗之卽令鞭轡馳驅徃復數四
笑謂座客曰辨其優劣否皆曰不知寧王乃顧千貫者
曰此馬緩急百返蹄下不起纖埃復顧五百緡者曰此
馬徃來十過足下頗生塵埃以此等衰其價之高下焉
座客乃伏

裴越客

唐乾元初吏部尙書張鎬貶辰州司戶先是鎬之在京
以次女德容與僕射裴冕第三子前藍田尉越客結婚

爲已尅迎日而鎬左遷遂改期來歲之春季其年越客
則速裝南邁以畢嘉禮春仲距辰百里鎬知其將至矣
張斥在遠方抱憂傷深嘉越客遵約而至因命家族宴
于花園而德容亦隨姑姨妹遊焉山郡蕭條竹樹交密
日暮衆將歸或後或先紛紜笑語忽有猛虎出自竹間
遂擒德容跳入翳薈衆告驚駭奔告張夜色已昏計力
俱盡舉家號哭莫知所爲及曉則大發人徒求骸骨于
山野間週迴遠近曾無踪跡由是夕之前夜越客行舟
去郡三二十里尙未知其妻之爲虎暴乃召僕夫十數

輩登岸徐行而船亦隨焉不二三里遇水次板屋屋內
有楊因掃拂卽之憇焉僕從羅列于前後俄聞有物來
自林木之間眾乃靜伺微月之下忽見猛虎負一物至
眾皆惶撓則共闕喝之仍大擊板屋并物其虎徐行尋
俯于板屋側留下所負物遂入山間共窺看云是人尙
有餘喘越客卽令舁之登舟因促使解纜然後船中列
燭熟視乃是十六七美女也容貌衣服固非村間之所
有越客深異之則遣羣婢看眡之雖髻被散衣破服裂
而身膚無少損羣婢漸以湯飲灌之卽能微微人口久

之神氣安集俄復開目與之言語莫肯應夜久卽有自
郡至者皆云張尚書次女昨夜遊園爲黑虎所食至今
求其殘骸未獲聞者遂以告之于越客卽遣羣婢具以
此詢德容因號泣不止越客旣登岸遂以其事列于鎬
鎬凌晨躍馬而至旣悲且喜遂與同歸而婚媾果諧其
期自是黔峽徃徃建立虎媒之祠焉今尙有存者

丁崇

貞元十四年中多虎暴白晝噬人時淮上阻兵因以武
將王徵牧申州焉徵至則大修擒虎具兵仗坑穽靡不

備設又重懸購得一虎而酬十練焉有老卒丁崑者善
爲陷窞遂列于太守請山間至路隅張設以圖之徵旣
許不數日而獲一虎焉虎在深坑無施勇力崑遂俯而
下視加以侮誚虎則跳躍哮吼怒聲如雷而聚觀之徒
千百其眾竄銜其計得誇處異常時方被酒因爲衣襟
罥掛樹根而墜窞中眾共嗟駭謂糜粉于暴虎之爪牙
矣及就窺崑乃端坐而虎但瞪視耳崑之親愛慕崑乃
共設計以轆轤下巨索同崑自縛當遽引上或希十一
之全崑得索則纏縛腰肢揮手外人則共引之去地三

二尺其虎則以前足捉其索而留焉意態極仁如此斲
四崑因而謂之曰爾輩縱暴人郭犯人事須剪除理宜
及此顧爾之命且在頃刻吾因沉醉誤落此中眾所未
便屠者蓋以我故也爾若損我固激怒眾人我氣未絕
卽當薪火亂投爾爲灰燼矣爾若不損我當啟白太守
捨爾之命冀爾率領羣輩遠離此土斯亦渡河他適爾
所知者矣我當質之天曰不渝此約其虎諦聽若有知
解崑則引繩眾共出之虎乃引耳矚目不復留崑旣得
出遂以其事白于邗伯曰今殺一虎不足禳羣輩之暴

况與誠約乞捨之冀其率侶四出管界獲寧耳徵許之
崑遂以太守之意丁寧告諭虎于窠中踴躍盤旋如荷
恩施崑卽積土坑側稍益淺猶深丈許虎乃躍而出奮
迅躑騰嘯風而逝自是旬朔之內羣虎屏跡而山野晏
然矣吁保全軀命之計雖在異內亦有可觀者焉若暴
虎之猛悍沉厄陷窠得人固當恣其狂怒決裂噬嚙以
豁其情斯虎乃因崑以圖全而果諧焉何其智哉而崑
能以言詞誘諭通于強戾果致族行出境之異况免掛
竇之害又何智哉斯乃信誠交感之致耳於戲信誠之

爲物也何其神歟

張華

張華字茂先晉惠帝時爲司空于時燕昭王墓前有一
因狸積年能爲幻化乃變作一書生欲詣張公遂問墓
前華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見張司空否華表曰子之妙
解爲無不可但張司空智度恐難籠絡出必遇辱殆不
得返非但喪子千歲之質亦當深悞老表書生不從遂
詣華華見其總角風流潔白如玉舉動行止顧盼生姿
雅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辨校聲實華未嘗聞比復商畧

三史探頤百家談老莊之奧區被風雅之絕旨包十聖
貫三才箴八儒撻五禮華無不應聲屈滯乃嘆曰天下
豈有此年少若非鬼怪則是狐狸書生乃曰明公當尊
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奈何憎人學問墨子兼愛其若
是耶言卒便請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既而又謂華
曰公門置甲兵攔騎當是疑僕也將恐天下之人捲舌
而不言智謀之士望門而不進深爲明公惜之華不聽
卽使人禦防甚嚴豐城令雷煥博物士也謂華曰聞魑
魅忌狗所別者數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復能別惟有

千年枯木照之則形見燕昭王墓前華表已當千年乃
遣人伐之使人既至華表嘆曰老狸白不自知果悞我
事於華表空中得青衣小兒長二尺餘將還至洛陽而
變成枯木燃之以照書生乃是一斑狸茂先嘆曰此二
物不值我千年不可復得

蔣琛

霅人蔣琛精通二經常教授於鄉里每秋冬於霅溪太
湖中流設網罟以給食常獲巨龜以其質狀殊異乃顧
而言曰雖入余且之網俾免剗腸之患既在四靈之列

得無愧於鄙叟乎乃釋之龜及中流凡返顧六七後歲
俯一夕風雨晦冥聞波間洶洶聲則前之龜扣舷人立
而言曰今夕太湖雪溪松江神境會川瀆諸長亦聞應
召開筵解榻密邇漁舟以足下淹滯此地持網且久纖
鱗細介苦於數網脫禍之輩常懷怨心恐水族乘便得
肆胸臆昔日恩遇常賦懋誠由斯而來冀答萬一能還
咫尺以遠害乎琛曰諾遂于安流中纜舟以伺焉未頃
有龜鼉魚鼈不可勝計周匝二里餘撼波爲城遏浪爲
地闢三門垣通衢異怪于餘皆人質螭首執戈戟列行

伍守衛如有所待續有蛟蜃數十東西馳來乃噓氣爲樓臺爲瓊宮珠殿爲歌筵無舞爲座榻裯褥頃刻畢備其尊罍器皿玩用之物皆非人世所有又有神魚數百吐火珠引甲士百餘輩擁青衣黑冠者由霅溪南津而出忽見水獸亦數百銜耀引鐵騎二百餘擁朱衣赤冠者自太湖中流而來至城門下交拜溪神曰一不展覲五紀于茲雖魚雁不絕而笑言久曠勤企盛德哀腸怒然湖神曰我心亦如之揖讓次有老蛟前唱曰安流王上馬于是二神立候焉則有衣虎豹之衣朱其額青其

足執蠟炬引旌旗戈甲之卒凡千餘擁紫衣朱冠者自
松江西泖而至二神迎于門設禮甚謹敘暄涼竟江神
曰彼去有將爲宰執者北渡而神貌未揚行李甚艱恐
神不識不知事須帖屏翳收風馮夷息浪斯亦上帝素
命禮宜躬親候吾子清塵得免舉罰否然錫于水濱拉
得范相國來足以補其尤矣乃有披褐者仗劍而前溪
湖神曰欽奉實从范君曰涼德永泯吳人懷恩立祠于
江濱春秋設薄祀爲村壑所困遂爲江公驅來唐突盛
筵益增慙慄于是揖讓入門旣卽席則有老蛟前唱曰

湘王去城二里俄聞駟車馬聲則有綠衣元冠者氣
貌甚偉驅殿亦百餘旣升階與三神相見曰適輒與汨
羅屈副使俱來乃有服飾與容貌慘悴者偃僂而進方
卽席范相笑謂屈原曰被放逐之臣負波濤之困謔痕
謗跡骨銷未滅何慘面目更獵其盃盤屈對曰湘江之
孤魂魚腹之餘肉焉敢將喉舌酬對相國乎然吾聞穿
七札之箭不射籠中之鳥荆洪鐘之劍不剗几上之肉
且足下亡吳霸越功成身退逍遙于五湖之上輝煥于
萬古之後故鄙夫竊仰重德盛名不敢以常意奉待何

今日獻譁於綺席恃意氣于放臣則何异射病鳥于籠
中剗腐肉于几上窃於君子惜金鏃與利刃也于是湘
神動色令酒罰范君君將飲有女樂數十輩皆執所習
於舞筵有俳優揚言曰皤皤美女唱公無渡河歌其詞
曰濁波揚揚兮凝曉霧公無渡河兮公竟渡風號水激
兮呼不聞提衣看人兮中流去浪掛衣兮隨步没沉屍
深入兮蛟螭窟蛟螭盡醉兮君血乾推出黃沙兮泛君
骨當時君死兮妾何適遂就波瀾兮合魂魄願持精衛銜
石心竊兮河源塞泉脉歌竟俳復復揚言謝秋娘採桑

曲凡十餘疊曲韻哀怨舞未竟外有宦言申徒先生從
河上來徐處士與鴟夷君自海濱至乃隨導而入江溪
湘湖禮接甚厚屈大夫曰子非蹈獲抱石抉眼之徒與
對曰然屈曰余得朋矣于是朱絃雅張清管徐奏酌瑤
觥飛玉觴陸海珍味靡不臻極舞竟俳優又揚言曹娥
唱怨江波凡五疊琛所記者唯三其詞云悲風淅淅兮
波緜緜蘆花萬里兮凝蒼烟虬螭窟宅兮淵且元排波
疊浪兮沉我天所覆不全兮身寧全溢眎恨血兮徒漣
漣誓將柔荑扶鋸牙之喙空水府而藏其腥涎青娥翠

黛兮沉江孺碧雲斜月兮空婵娟吞聲飲恨兮語無力
徒揚哀怨兮登歌筵歌竟四座爲之慘容江神把酒太
湖神起舞作歌曰白露漙兮西風高碧波萬里兮翻洪
濤莫言天下至柔者載舟覆舟皆我曹江神傾杯起舞
作歌曰君不見夜來渡口擁千艘中載萬姓之脂膏當
樓船泛泛于叠浪恨珠貝又輕于鴻毛又不見潮來津
亭維一舸中有一上青其袍赴宰邑之良曰任波吼而
風號是知溺名溺利者不免爲水府之腥臊湘王持盃
言溪神歌曰山勢縈迴水脈分水光山色翠連雲四時

盡入詩人詠役殺吳興柳使君酒至溪神湘王歌曰渺
渺烟波接九嶷幾人經此泣江蘺年年綠水青山色不
改重華南狩時于是范相國獻境會夜宴詩曰浪瀾波
澄秋氣涼沉沉水殿夜初長自憐休退五湖客何幸追
陪百谷王香裊碧雲飄几席觥飛白玉灑椒漿酒酣獨
泛扁舟去笑入琴高不死鄉徐衍處士獻境會夜宴并
簡范詩曰珠光龍耀火幢幢夜接朝雲宴渚宮鳳管清
吹淒極浦朱絃閒奏冷秋空論心幸遇同歸友揣分慚
無輔佐功雲雨各飛真境後不堪波上起悲風屈大夫

左持盃右擊盤朗朗作歌曰鳳騫騫以降瑞兮患山雞
之雜飛玉温温以呈器兮因砥硤之爭輝當侯門之四
闢兮瑾嘉謨之重扉旣瑞器而無庸兮宜昏暗之相微
徒剗石以爲舟兮顧沿流而志違將刻木而作羽兮與
超騰之理非矜子子于空舉兮靡羣援之可依血淋漓
而滂流兮顧江魚之腹而將歸西風蕭蕭兮湘水悠悠
白芷芳歇兮江蘼秋日晚暉兮川雲收掉四起兮悲風
幽羈魂汨沒兮其名永浮碧波雖涸兮厥譽長流向使
甘言順行于曩昔豈今日居君王之座頭是知貪名狗

祿而隨世磨滅者雖正寢之死乎無得與吾傳當鼎足
之嘉會兮獲周旋于君侯雕盤玉豆兮羅珍羞金卮瓊
斝兮方獻酬敢寫心兮歌一曲無謂余持盃以淹留申
屠先生獻境會夜宴詩曰行殿秋未晚水宮風初涼誰
言此中夜得接朝宗行靈鼉振鬻鬻神農耀煌煌紅樓
壓波起翠幄連雲張玉簫冷吟秋瑤瑟清含商賢臻江
湖叟貴列川瀆王諒予衰俗人無能振積綱分辭皆亂
世樂寐蛟螭鄉棲遲幽島間幾見波成桑爾來盡流俗
難與傾壺觴今日登華筵稍覺神揚揚方歡滄浪侶遽

恐白日光海人瑞錦前豈敢言文章聊歌靈境會此會
誠難忘鷗夷君銜杯作歌曰雲集大野兮血波洶洶元
黃交戰兮吳無全壘旣伯業之將墜宜嘉謨之不從國
步顛蹶兮吾道邁凶處鷗夷之大困入淵泉之九重上
帝愍余之非辜兮俾大江鼓怒其窳隙所以鞭浪山而
疾驅波岳亦粗足展余拂鬱之心胸當靈境之良宴兮
謬尊俎之相容擊簫鼓兮撞歌鐘吳謳越舞兮藝未極
遽軍城曉鼓之鼙鼙願保上善之柔德何行樂之地兮
難相逢歌終雪郡城樓早鼓絕洞庭山寺晨鐘鳴而飄

風勃興元雲四起波間車馬音猶合沓頃之無所見曙
色旣分巨龜復延首于中流顧盼琛而去

集異志

唐陸勳撰

秦始皇三十六年鄭客從關東來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知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持壁與客曰爲我遺鑄池君因言今年祖龍死忽不見客奉壁始皇使御史視之卽二十八年過江所沉璧也默然良久曰山神不過知一歲事也

魏襄王十三年魏有女子化爲丈夫京房曰女子化爲丈夫茲爲陰昌賤人爲王丈夫化爲女子茲謂陰勝厥

咎亡。曰男化爲女宮刑濫也。女化爲男婦政行也。
齊潛王時齊有人當闕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則聞其聲。
漢武帝與羣臣宴未央方食黍臠忽聞語云老臣尋覓
不見梁上有一公長九寸拄杖僂步帝問之公下稽首
不言自仰視屋俯指帝脚忽然不見問東方朔朔對曰
其名爲藻兼水木之精也夏巢林冬潛河陛下興造宮
室斬伐其居故來訴耳仰視屋者殿名未央也俯視脚
者脚足也願王足於此也帝爲此暫止。

漢末大亂有發前漢時宮人塚者宮人猶活旣出復平

如舊魏郭后愛念之留於宮中常在左右問漢時宮中
事言皆有條緒

吳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宜騫母年八十因浴化爲黿兒
弟閉戶衛之掘堂上作一池寔水中黿入池遊戲二日
引頸外望伺戶小開便轉輪自躍入於遠潭遂不復還
吳成將鄧喜殺猪祀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徃食肉
喜引弓射之咋咋作聲繞屋三日

晉惠帝光武元年會稽謝真生子頭大而有髮兩蹠反
向上有男女兩體生便作丈夫聲經一日死

晉謝靈運以元嘉五年忽見謝晦手提其頭來坐別床
血淋落不可忍視

魏公孫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
甌中

晉元帝永昌元年甘卓將襲王敦既而中止及還家多
變怪照鏡不見其頭

晉阮瞻嘗著無鬼論而一鬼通姓名作客詣之寒溫畢
仰談名理客甚有才辯與言良久及鬼神事乃作色曰
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獨言無耶僕便是鬼於是

變爲異形須臾便滅 阮嘿然大惡之年餘卒

宋文帝元嘉末長廣人病差使能食而不得臥一飯輒覺身長如此數人頭遂出屋

梁武帝太清元年丹陽有莫氏妻生男眼在頂上大如兩歲兒墜地而言曰兒是旱疫鬼不得住母曰汝當令我得過疫鬼曰有上官何得自由母可急作絳帽故當無憂母不暇作絳帽以絳繫髮自是旱疫者二年揚徐兗豫尤甚莫氏鄉鄰多以絳免他土效之無驗

隋煬大業七年正月朔旦有盜衣白練裙襦手持香花

自稱腦勒出世入建國門奪衛士仗將爲亂齊王踈退而斬之

武后神功元年二月庚子有人走入端門又入則天門至通天宮門守門者及杖衛不知覺時來俊臣婢產一肉塊如三升器剖之有赤蟲須臾化爲蜂螫人而去

武后時武三思置一妾絕色士大夫皆訪觀之狄梁公亦往焉妾逃遁不見三思搜之在於壁隙中語曰我乃花月之妖天遣我奉君談笑梁公時之正人我不可見

天寶五載楊慎矜爲御史中丞慎矜至洛陽正食忽見
一鬼物長丈餘朱衣冠幘立於其後慎矜叱之良久不
滅以熱糞投之方滅

高宗嘗患頭風召各醫於四方終不能療官人有自陳
世業醫術請修藥餌者帝許之初穿地置藥爐忽有一
蝦蟇躍出色如黃金背有朱書武字官人不敢匿奏之
帝頗驚異遽命放於苑地官人別穿地得蝦蟇如初帝
深以爲不祥

玄宗好鬪雞貴臣外戚皆尚之貧者或弄木雞識者以

爲雞西屬帝生之歲鬪者兵象

晉愍帝建興二年十一月抱孕羗妓產一龍子色似錦
文常就母乳遙見神光少得就視未久帝竟淪沒

玄宗天寶十一載六月號州閩卿黃河中女媧墓因大
雨晦冥失所在至乾元二年六月乙未瀕河人聞有風
雷曉見其墓湧出下有巨石上有雙柳各長丈餘時號
風陵堆占曰塚墓自稷天下破

晉穆帝昇平三年二月涼州城東池中有火四年四日
姑藏澤水中又有火

大厯末深州東鹿縣中有水影長七八尺遙望見人馬
往來如在水中及至前不見水

晉元帝大興四年廬江濞縣何旭家忽聞地中有犬子
聲掘之得一母犬青黎色狀甚羸瘦

荆齊高帝建元元年荊州人井湖出綿人用與常綿不
異

漢靈帝熹平二年六月雒陽民訛言虎黃寺東壁中有
黃人形容鬢眉良是觀者數萬

陳後主禎明二年五月東冶鐵鑄有物赤色大如斗自

天墜鎔所隆隆有聲鐵飛破物而四散
元和中翰林院有鈴夜中文書人則引之以代傳呼長
寧中河北用兵鈴輒自鳴與軍中息耗相應聲急則軍
事急聲緩則軍事緩

王莽地皇元年七月杜陵便殿乘輿虎文衣廢藏在室
匣中出自樹立外堂上良久乃垂地吏卒見者以聞莽
惡之

漢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妝墮馬髻折腰步
齟齬笑所謂愁眉者細而曲折啼妝者薄拭目下若啼

處墮馬髻者作一邊折腰步者足不在體下齟齒笑者
若齒痛樂不欣欣始自大將軍梁冀家所爲京師翕然
諸夏皆倣此服妖也

漢桓帝延熹中梁冀戮後京都憤顏短耳長短上長下
時中常侍單超左悺徐璜至於貧家不能自辦自號無
頭就人借頭

晉孝武太元中帝每聞手巾箱中有鼓吹鞞角響於是
請僧齋會夜見一臂長三丈餘手長數尺來摹經案帝
是歲崩

後齊武平時後主於苑內作貧兒村親衣縑縷之服而行乞其間爲笑樂多令人服烏衣以相執縛

又婦人皆剪剔以著假髻而危邪之狀如飛鳥至於南面則髻心正西始自宮內爲之被於四遠天戒若曰元首剪落危側當走西也

漢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筮篋胡笛胡舞京城貴戚皆競爲之此服妖也其後董卓乃擁胡兵填塞街衢擄掠宮掖發掘園陵

晉孝懷帝永嘉二年冬項縣桑樹有聲如解材人謂之

桑樹哭

晉元帝大興四年土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華
五六日而萎落此木失其性于寶以爲任華生枯木

晉劉曜時西明大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忽變爲人
形髮長一尺鬚眉長三寸皆黃白色有斂手之狀亦有
兩脚著裙之形惟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
成大樹枝葉甚茂

晉少帝開運元年七月大雨門內井亭石盆走水槽有
龍首悉飄數十步而龍首斷

後趙石季龍時東海有大石自立傍有血流鄴西山石
間血流出長十餘步廣二尺餘大武殿畫古賢悉變爲
胡旬餘頭悉縮入肩中季龍大惡之

至德二年昭陵石馬汗出昔周武帝克晉州齊有石象
汗流濕地此其類也

漢劉聰末年犬與豕交于相國府門又交于宮門又交
于司隸御史門有豕着進賢冠升聰坐犬冠武冠帶綬
與豕金升俄而鬪死殿上宿衛莫有見其人者

隋開皇末渭南有人寄宿他舍夜聞二豕對話其一曰

歲將盡阿翁明日殺我供歲何處避之一答曰可向水
北姊家因相隨去天曉主人覓豕不得疑是宿客得之
宿客得狀主人如其所言得豕其後蜀王秀得罪文帝
將殺之平樂公主救之得全
魏司馬太傅討公孫淵父子先時淵家有犬着絳幘絳
衣又襄城北市生肉有頭目無手足而動搖占者曰有
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

新野庾謹母病兄弟三人白曰侍疾常燃火忽見帳帶
自捲上自舒下如此數遭

長慶二年五月有自吐蕃至者稱隴上自去歲以來出異獸如猴而腰尾皆長色青迅猛見蕃人卽捕而食之遇漢人則否

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占曰諸畜生非其類子孫必有非其姓者至始皇果呂不韋子漢末糜竺嘗從洛歸未達家數里路傍見一婦人從竺求寄載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糜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婦曰不可不燒如此君可馳去我當緩行日中火當發竺乃還歸

遽出財物口中而火大發

吳孫權太元元年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周旋民間言語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一婢名紡績是月遣中書郎李棠齋輔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棠俱出與棠及所在郡中令長談論棠等無以易所歷山川輒遣婢與神相聞秋七月棠與表至權於蒼龍門外爲立第舍數使近臣齋酒食徃表說水旱小事徃徃有驗

晉武帝咸寧二年十二月琅琊人顏畿病死棺斂已小

家人咸夢畿謂已曰我當復生可急開棺遂出之漸能
飲食屈伸視瞻不能行語二年復死京房易傳曰至陰
爲陽下人爲上厥妖人死復生其後劉石僭逆俱亡
晉惠帝元康中安豐有女子周世寧八歲漸化爲男子
至十七八而氣性成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爲丈夫茲爲
陰日曉人爲王此亦劉石覆蕩天下之妖也
晉元竟九年南陽樂遐忽聞室中有人呼其夫婦名甚
急役平乃止殊自驚懼後數日婦產後還忽舉體衣服
總是血未及三月而夫婦相繼病卒

漢劉聰時光義人羊充妻產子二頭其夫竊而食之二
日而死

東晉王綏爲冠軍將軍其家夜中梁上無故有人頭墮
於床而血流淋漓俄拜荆州刺史坐其父愉之謀與弟
納並被誅

後魏肅宗熙平二年并州祁縣人韓僧真女從母右脇
而出胡太后命付掖庭養之太后臨朝爲元叉劉騰幽
於永巷後竟被爾朱榮沉於河魏室因茲大亂陳後主
禎明三年有神自稱老子游於都下與人對語而不見

形言吉凶多驗得酒輒飲之經三四年乃去有船下人
聞人言明年亂視之得死嬰兒長三尺而無頭明年陳
亡

陳周文育爲鎮南將軍初文育據三陂時有流星墜其
聲如雷地陷方二丈中有碎炭數斗又軍市中忽聞小
兒啼一市益驚聽之在土下軍人掘得木棺長三尺文
育惡之俄而見殺

北齊爾朱世隆爲尙書令當晝寢其妻奚氏忽見一人
持世隆首去奚氏驚怖就視而寢如故旣覺謂妻曰向

夢人斷我頭去意殊不適不久被誅

隋煬帝大業元年鴈門人房回安母年百歲額上生角長二寸洪範五行傳曰婦人陰象也角兵象也下反上之應是後天下果大亂陰賊圖帝於鴈門

咸通十三年四月太原晉陽民間有嬰兒兩頭異頸四耳聯足此天下不一之妖也

漢景帝元鳳元年有鳥與鵲闖燕王宮池上鳥墮地死時燕王旦謀爲亂未幾伏辜

魏明帝景初元年凌霄閣始構有鵲巢其上鵲體白黑

雜色帝以問高唐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
興起宮室而鵲來巢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於
是帝改容動色

晉安帝永熙三年龍驤將軍朱猗戍壽陽婢炊飯忽有
羣鳥集竈競來啄瞰婢驅逐不去有獵狗咋殺兩鳥餘
鳥因共啄殺狗又瞰其肉惟餘骨存明年六月猗死
晉昭公十九年龍鬪於鄭時門之外洧淵鄭以小國攝
乎晉楚之間重以強吳時子產任政內惠於民外善辭
令以交三國鄭卒無患能以德消變之效也

漢惠帝二年五月癸酉旦有兩龍見於蘭陵廷東甲溫陵井中至乙亥夜去劉向以爲龍貴象而困於庶人井中象諸侯將有幽執之禍其後呂太后幽殺趙王諸呂亦終殺戮

晉武帝太康五年正月癸卯二龍見武庫井中帝觀之有喜色百僚將賀劉毅獨表曰昔龍箴夏庭禍發周室龍見鄭門子產不賀帝答曰朕德政未修未有以應受嘉祥遂不賀也

晉明帝太寧初武昌有大蛇常居故神祠空樹中每出

頭從人求食尋有王敦之逆

晉武帝太康五年四月魯國池水變赤如血七年十月

河陰雨赤雪二尺

武后時來俊臣井水變赤如血井中常有吁嗟之聲俊

臣酷吏也

咸通八年七月泗州下邳雨湯殺鳥雀水沸于火則可

以傷物也雨者自上而降鳥雀民象

大康二年六月泰山江夏大水泰山流三百家殺六十

餘人江夏亦殺人時平吳後王濬爲元功而詆劾妄加

荀賈爲無謀而僉蒙重賞收吳姬五千納之後宮此其
應也

漢成帝時歌謠又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
不實黃雀巢其顛古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桂赤色漢
家象華不實無繼嗣也王莽自謂黃象黃雀巢其顛也
漢光武建武六年蜀有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是
時公孫述僭號於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
稱曰五銖漢時錢名明當復也述遂敗滅

晉太安中童謠曰五馬遊渡江一馬化爲龍後中原大

亂親蕃多死惟琅琊汝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東而

元帝嗣統矣

元宗時童謠曰燕燕飛上天上天女兒鋪白氈氈上有

千錢時幽州又有謠曰舊來誇載竿今日不堪看但看

五月裡清水河邊見契丹其後祿山反

王莽始建國元年長安狂女子碧呼道中

碧女子名也曰高

皇帝大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莽收捕殺之

中平元年二月張角兄弟起兵冀州自號黃巾三十六

萬四面出師將帥星布吏士外屬因其瘦餒幸而勝之

晉惠帝永寧初齊王冏唱義兵誅亂逆乘輿反正忽有婦人詣大司馬門求寄產門者詰之婦曰我截脰便去耳其後冏果斬戮

晉太元中小兒以兩鐵相打於土中名曰鬪族後王國寶王孝伯一姓之中自相攻擊也

晉海西公太和元年涼州楊樹生松天戒若曰松者不改柯易葉揚者柔脆之木今松生於楊豈非永久之葉將集危亡之地邪是時張天錫稱雄於涼州後降符堅晉惠帝太安元年夏架湖有大石浮三百步登岸民驚

諫相告曰石來干寶曰尋有石水入建業

晉惠帝元康三年閏二月殿前六鐘皆出涕五刻止前
年賈后殺楊太后於金墉城而賈后爲惡不止故鐘出
涕猶傷之也

乾符二年洛陽建春門外因暴雨有物墜地如羖羊不
食頭之入地中其跡月餘不滅或以爲雨土也占曰當

旱

晉朱逵爲丹陽內史家犬生三子皆無頭後爲揚州刺
史曹武所殺

吳諸葛恪征淮南歸將朝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
行乎還坐而頃復起犬又銜衣乃令逐犬逐升車入被
害

謝文靜於後府接賓婦劉氏見狗銜謝頭來久乃失所
在婦具說之謝容無異色是月薨

太興元年武昌太守王諒牛生子兩頭八足兩尾共一
腹三年後死又有牛一足三尾司馬彪曰兩頭者政出
私門京房曰足多者所任邪也足少者不勝任也其後
王敦等亂相繼

晉武帝太康四年會稽蠶螟及蟹皆化為鼠甚眾復食
 稻為災時帝聽讒諛寵任賈充楊駿之應

太興元年九月太常王純牛坐于廟殿八鼠齧鼠共

本誠其為之禍容無異會鼠且

太康四年會稽蠶螟及蟹皆化為鼠甚眾復食
 稻為災時帝聽讒諛寵任賈充楊駿之應

幽怪錄

唐上惲撰

代國公郭元振開元中不第自晉之汾夜行陰晦失道
久而絕遠有燈火之光以爲人居也徑往尋之八九里
有宅門院宇甚峻入門廊下及堂上燈燭熒煌牢饌羅
列若嫁女之家而悄無人公繫馬西廊前歷階而升徘徊
堂上不知其何處也俄聞堂上東閣有女子哭聲嗚
咽不已公問曰堂中泣者人邪鬼邪何陳設如此無人
而獨泣曰妾此鄉之祠有烏將軍者能禍福人每歲求

偶於鄉人必擇處女之美者而嫁焉妾雖陋拙父利鄉人之五百緡潛以應選今夕鄉人之女竝爲遊宴者到是醉妾此室共讎而去以適於將重者也今父母棄之就死而已惴惴哀懼君誠人邪能相救免畢身爲掃除之婦以奉指使公大憤曰其來當何時曰二更公曰吾忝爲大丈夫必力救之若不得當殺身以徇汝終不使汝枉死於淫鬼之手也女泣少止於是坐於西階上移其馬於堂北令一僕峙立於前若爲儻而待之未幾火光照耀車馬駢闐二紫衣吏入而復走出曰相公在此

遂巡二黃衫吏入而出亦曰少公在此公私心獨喜曰
吾當爲宰相必勝此鬼矣旣而將軍漸下導吏復告之
將軍曰入有戈劍弓矢翼以入卽東階下公使僕前曰
郭秀才見遂行揖將軍曰秀才安得到此曰聞將軍今
夕嘉禮願爲小相耳將軍者喜而延坐與對食言笑極
歡公囊中有利刃思欲刺之乃問曰將軍曾食鹿脂乎
曰此地難遇公曰某有少許珍者得自御厨願削以獻
將軍者大悅公乃起取鹿脂并小刃因削之置一小器
令自取之將軍喜引手取之不疑其他公伺其無機乃

投其脯於其腕而斷之將軍失聲而走導從之吏一時
驚散公執其手脫衣纏之令僕夫出望之寂無所見乃
啓門謂泣者曰將軍之腕已在此矣尋其血跡死亦不
久汝旣獲免可出就食泣者乃出年可十七八而甚佳
麗拜於公前曰誓爲僕妾公勉諭焉天方曙開視其手
則猪蹄也俄聞哭泣之聲漸近乃女之父母兄弟及鄉
中耆老相與昇觀而來將收屍以備殯殮見公及女乃
生人也咸驚以問之公具以告焉鄉老共怒公殘其神
曰烏將軍此鄉鎮神鄉人奉之久矣歲配以女才無他

虞此禮不設卽風雨雷電爲虐奈何失路之客而傷我
明神致暴於人此鄉何負當殺公以祭烏將軍不爾亦
縛送本縣揮少年將令執公公諭之曰爾徒老於年未
老於事我天下之達理者爾眾其聽吾言夫神承天而
爲鎮也不若諸侯受命於天子而疆理天下乎曰然公
曰使諸侯漁色於國中天子不怒乎殘虐於人天子不
伐乎誠使爾呼將軍者其明神也神固有豬蹄者乎且
淫妖之獸天地之罪畜也吾執正以誅之豈不可乎爾
曹無正人使爾少年之女年年橫死於妖畜積罪動天

安知天不使吾雪焉從吾言當爲爾除之永無聘禮之
患如何鄉人悟而喜之曰願從命公乃令數百人執弓
矢刀鎗鋏鏹之屬相隨尋血而行纔二十里血入大塚
穴中因圍而斲之應手漸大如瓮口公令束薪燃火投
入照之其中若大室見一大猪無前左脚血臥其地突
烟走出斃於圍中鄉人翻共相慶會錢以酬公公不受
曰吾爲人除害非鬻獵者得救之女辭其父母親族曰
多幸爲人托質血肉閨闈未出固無可殺之罪今日貪
錢五十萬以嫁妖獸忍鎖而去豈人所宜若非郭公之

仁勇寧有今日是妾死於父母而生於郭公也請從郭公不復以舊鄉爲念矣泣拜而從公公多岐慰喻止之不獲遂納爲側室生子數人公之貴也皆任大官之位亭已剪定雖生遠地而至於鬼神終不能害明矣

尼妙寂景氏初嫁任華父鼎與華往賈長沙廣陵間貞元十一年春之潭州不復過期數月妙寂忽夢父被髮裸形流血滿身泣曰吾與汝夫湖中遇盜皆已死矣以汝心似有志者天許復讐但幽冥之意不欲顯言故吾隱語報汝誠能思而復之吾亦何恨妙寂曰隱語云何

鼎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俄而見夫形狀若父泣曰
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妙寂撫膺而哭遂爲女弟所覺
泣告其母闔門大駭念其隱語杳不可知訪於鄰叟及
鄉閭之有知者皆不能解秋詣上元縣舟楫之所交處
四方士大夫多憇焉而又邑有瓦棺寺寺上有閣倚山
瞰江萬里在目亦江湖之極境遊人弭棹莫不登眺吾
將緇服其間伺可問者必有醒吾惑者於是緇衣上元
捨身瓦棺寺日持箕帚洒掃閣下閒則徙倚闌檻以俟
識者見高冠博帶吟嘯而來者必拜而問居數年無能

辨者十七年歲在辛巳有李公佐者罷嶺南從事而來攬衣至閣神采俊逸頗異常倫妙寂前拜泣且以前事問之公佐曰吾平生好爲人解疑況子之冤愆而神告如此當爲子思之默行數步喜招妙寂曰吾得之矣殺汝父者申蘭殺汝夫者申春耳妙寂悲喜鳴咽拜問其說公佐曰夫猴申生也車去兩頭而言猴故申字耳草而門門而東非蘭字邪禾中走者穿田過也此亦申字也一日又加夫蓋春字耳鬼神欲惑人故交錯其言妙寂喜若不自勝久而掩涕拜謝曰賊名旣彰雪冤有路

苟獲釋滅誓報深恩婦人無他唯潔誠奉求佛祈增福
海耳乃再拜而去元和初泗州普光王寺有梵氏戒壇
人之爲僧者必由之四方輻湊僧尼繁會觀者如市焉
公佐自楚之秦維舟而往觀之有一尼眉目朗秀若舊
識者每過必凝視公佐若有意而未言者久之公佐將
去其尼遂呼曰侍御貞元中不爲南海從事乎公佐曰
然然則記小師乎公佐曰不記也妙寂曰昔瓦棺寺閣
求解車中猴者也公佐悟曰竟獲賊否對曰自悟夢言
乃男服易名士寂泛傭於江湖之間數年聞蘄黃之間

有申村因往焉流轉周星乃聞其村西北隅有申蘭者
默往求傭輒貶其價蘭喜召之俄又聞其從父弟有名
春者於是勤恭執事晝夜不離見其可爲者不顧輕重
而爲之未嘗待命蘭家器之晝與羣傭共作夜寢他席
無知其非丈夫者逾年益自勤幹蘭愈欽念視士寂卽
自視其子不若也蘭或農或商或畜貨於武昌閔錄啟
閉悉委焉因驗其櫃申半是已物亦見其夫及父常所
服者垂涕而記之而蘭春叔季出處未常偕在慮其擒
一而驚逸其一也銜之數年永真年重陽二盜飲既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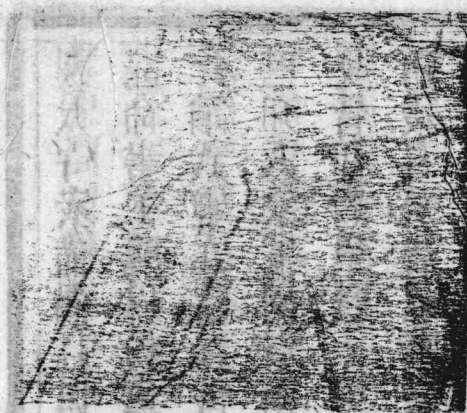
士寂奔告於州乘醉而獲一問而辭伏就法得其所喪以歸盡奉母而請從釋教師洪州之天宮寺尼洞微卽昔時受教者也妙寂雖一女也誓血誠獲讐天亦不奪遂以夢寐之言獲悟於君子與其讐者得不同天撫此微軀豈耐明哲惟捨身梵宇無他惟虔誠法像以報効耳公佐大異之遂爲侍

武德中曹惠爲江州叅軍官舍佛堂中有二木偶人長尺餘工飾甚巧因持歸與稚兒戲稚兒食木偶引手請之惠問曰爾何時物頗能作怪曰輕素與輕紅是宣城

謝太守家備偶且曰廬山神要素輕素等爲舞姬从矣
請命畫工賜以粉黛惠令工人爲飾之輕素笑曰此度
非論武姬亦當爲彼夫人矣

巴邛人家橘園有兩大橘如三斗盎剖開每橘有老
叟皆相對象戲一叟曰君輸我瀛洲玉九斛龍編襪八
兩後日於青城草堂還我爾

幽怪錄終



續幽怪錄

唐李復言撰

盧從史元和初以左僕射節制澤潞因鎮陽拒命跡涉
不臣爲中官驃騎將軍吐突承瓘所紿縛送京師以反
狀未明左遷驩州司馬旣而逆跡盡露賜死於康州寶
曆元年蒙州刺史李湘去郡歸闕自以海隅郡守無筭臺
閣之親一旦造上國若扁州泛滄海者聞端溪縣女巫
者知未來之事維舟召焉巫到曰某能知未來之事乃
見鬼者呼之皆可召然有二等有福德之鬼有貧賤之

鬼福德者精神俊爽往往自與人言貧賤者氣劣神瘁假某以言事盡在所遇非某能知也湘曰安得鬼而問之曰廳前楸樹下有一人衣紫佩魚自桷澤潞盧僕射可拜而請之湘乃公服執簡向櫺而拜女巫曰僕射已答拜湘遂揖上階空中言曰從史死於此廳爲弓絃所迫今尙惡之使君牀上弓幸除去之湘遽命去焉時驛廳副階上只有一榻湘偶忘其貴將坐問之女巫曰使君無禮僕射官高何不迎坐乃將吏視之僕射大怒去矣急隨拜謝或旨却來湘匍匐下階問其所向一步一

拜凡數十步空中曰大錯公之官未敵吾軍一裨將奈
何對我而自坐湘再三辭謝方肯却回女巫曰僕射却
迴矣於是拱立而行及階女巫曰僕射上矣別置榻而
設茵褥以延之巫曰坐矣湘乃坐空中曰使君何所問
對曰湘遠官歸朝憂疑之極伏知僕射神通造化識達
未然伏乞畧賜一言示其榮悴空中曰大有人接引到
城一月當刺梧州湘又問不復言湘因問曰僕射去人
寰久矣何不還生人申而從處冥冥曰吁是何言哉人
世勞苦萬愁纏心盡如燈蛾爭撲名利愁勝而髮白神

敗而形羸方寸之間波瀾萬丈相妬相賊猛於豪獸故
佛以世界爲火宅道以人身爲大患吾已免離下視湯
火豈復低身而臥其間乎且夫據其生死晦明未殊學
仙成敗則無復計之也其術自無形而煉成三尺之形
則上天入地乘雲駕鶴于變萬化無不可也吾之形所
未圓者三寸耳飛行自在出幽入冥亦可也萬乘之君
不及我况平民乎湘曰煉形之道可得聞乎曰非使君
所宜聞也復問梧州之後終不言乃去湘判輦下以其
貨求助助者數人未一月拜梧州刺史皆如其言竟終

於梧州盧所以不復言其後事也

定婚店

杜陵韋固少孤思早娶婦多岐求婚不成貞觀二年將遊清河旅次宋城南店客有以前清河司馬潘昉女爲議者來且期店西龍興寺門固以求之意切且徃焉斜月尙明有老人倚巾囊坐於階上向月檢書覘之不識其字固問曰老父所尋者何書固少小苦學字書無不識者西國梵字亦能讀之惟此書目所未覲如何老人笑曰此非世間書君何因得見固曰然則何書也曰幽

冥之書固曰幽冥之人何以到此曰君行自早非某不
當來也凡幽吏皆主生人之事可不行其中乎今道途
之行人鬼各半自不辨耳固曰然則君何主曰天下之
婚牘耳固喜曰固少孤願早娶以廣後嗣爾來十年多
方求之竟不遂意今者人有期此與議潘司馬女可以
成乎曰未也君之婦適三歲矣年十七當入君門固問
囊中何物曰赤繩子以繫夫婦之足雖讐敵之家貧賤
懸隔天涯從宦吳楚異鄉此繩一繫終不可道君之脚
已繫於彼矣他求何益曰固妻安在其家何爲曰此店

北賣菜家媪女耳固曰可見乎曰陳常抱之來賣菜於是能隨我行當示君及明所期不至老人卷書揭囊而行固逐之入菜市有眇媪抱三歲女來弊陋亦甚老人指曰此君之妻也固怒曰殺之可乎老人曰此人命當食大祿因子而食邑庸可殺乎老人遂隱固磨一小刀付其奴曰汝素幹事能爲我殺彼女賜汝萬錢奴曰諾明日抽刀入菜肆中於眾中刺之而走一市紛擾奔走獲免問奴曰所刺中否曰初刺其心不幸方中眉間耳後求婚終不遂又十四年以父蔭叅相州軍刺史王泰

俾攝司戶椽專鞫獄以爲能因妻以女可年十六七容
色華麗固稱愜之極然其眉間常貼一花釧雖沐浴閨
處未嘗暫去歲餘固逼問之妻潛然曰妾郡守之猶子
非其女也疇昔父曾宰宋城終其官時妾在襁褓母兄
次歿唯一庄在宋城南與乳母陳氏居去店近鬻蔬以
給朝夕陳氏憐小不忍暫棄三歲時抱行市中爲狂賊
所刺刀痕尙在故以花子覆之七八年間叔從事盧龍
遂得在左右以爲女嫁君耳固曰陳氏眇乎曰然何以
知之固曰所刺者固也乃曰奇也因盡言之相敬愈極

後生男鯤爲雁門太守封大原郡太夫人知陰騭之定
不可變也宋城宰聞之題其店曰定婚店

續幽怪錄終



閩奇錄

唐 于濛輯

王氣

太宗少時帥師戰淮人於千秋嶺大克之彼望我軍上雲物如龍虎之狀有識者曰此王者之氣也

楊集

楊集將兵得元女之術下城破陣定日時取之計收人馬器甲預言其數畧無參差武肅定江表賴其功遂將處州酌之三讓不就曰某將數千衆當勅敵不敢辱命

擁雙旌理百姓恐無分祿武肅不識其言堅授之至郡
月餘卒

方干

處土方干與許贖善贖寓越中有非罪金漢宏械于闐
闐于時在新定聞之馳於境上賣一櫛高其價不售固
蔽贖之刑也曰方處士爲友賣櫛太守知之遂釋贖之
過

鍾安禮

郎中鍾安禮好學多能著武成王備載十卷選諸家詩

爲資吟集五卷然有畢吏部之嗜談諧間未嘗不言之
見家人食饌戒之曰少喫隔爾酒音大醉卒

越僧

越僧誓光善草書自言授法於盧相希聲其飄逸有張
旭之妙吳翰林以歌獎之言多不載羅給事贈詩云聖
主賜衣稱絕藝侍臣摘藻許高蹤又有亞棲書骨氣不
及警而趨媚過之二人俱應制其蹤海內皆盛

王松年

道士王松年說厲歸真在丹邱善畫常至人家有好事

者將絹素鋪於案上卽自下筆預知人之所欲禽獸松
竹之類如請之却多不允飲酒數斗不醉或人在州城
竟日飲其日有人於桐栢宮見之或來國清寺游又有
見在開元宮後往洪州白日上昇遺下一布衣異香馥
郁今人收得其畫蹤者多

羊襲吉

羊襲吉狀元之子少時庭中乘涼忽見天開其內雲霞
瀕洞樓閣參差光明下照山岳襲吉驚懼逡巡乃閉襲
吉勤於書寫伉伉不倦今尚在年逾八十矣

葉簡

葉簡知人善卜筮凡有盜賊皆知其姓名有鄉夫失牛卜之曰占失牛已被家邊載上州欲知賊姓一斤求欲知賊名十干頭乃鄰人邱甲爾又有將桶子合之令占曰圓似珠色如丹儻能擘破同分喫爭不慙愧洞庭山又將巾子射覆云近來好裏東各自競尖新秤無三五兩因何號一斤又將雞子二箇占云此物不難知一雄兼一雌請將打破看方明混沌時他皆類此

漁者

唐書金
卷一百一
三
貞明中有漁者於大湖上見一船子光彩射入內有道
士三人飲酒各長鬚矚目皆生於額上見漁者俱舉袖
掩面其舟無人撐隨風行甚疾望洞庭而去

馬自然

馬自然貌醜臙鼻禿鬢大口飲酒石餘醉臥卽以拳入
口人有疾病告之折薪草啗而與食無不差者嘗吟曰
昔日曾隨魏伯陽無端醉臥紫金床東君謂我多情賴
罰向人間作酒狂後徃梓州上昇

孫晤

孫晤家於七里瀨善於葬法得青烏子之術尤妙相墳
卽知其家貴賤貧富官祿人口數亦知穴中男女老少
因某病而卒兼精於三命時楊集統帥收復睦州至一
巖下砦軍次忽一大石盤墜下楊占之曰此岩上有二
十五人點兵收之獲居民二十人還楊曰合有二十五
人何欠五人也問於民曰某等初聞大將軍將至遂與
二十五人回避於斯內一人孫晤善卜到時立草舍畢
有雙雉飛下闕孫云軍至此也宜往別處不然遭擒掠
某等不順其言有誠信者四人相隨去矣楊令人捕之

不獲意甚不快曰得此人可師事之新定平後復在彼
漁

呂知隱

呂知隱於洞庭山穿一松造草舍而居寶正中徵起鶴
擎紗巾見武肅甚奇之善養生緯識地理多術數嘗謂人
曰夫草木鬱茂處有泉每戀臥處地可鑿井蚶蛤之屬
內有少魚蝦及白死鳥獸口不閉者密飛造鮮醬祭肉
動者皆不可食又云赤豆湯洗色衣垢楊桃枝去粘研
芥子入豆醬不生蟲牛乳去油衣粘問事無不知者

陸龜蒙

陸龜蒙才名播海內居吳中然性浮薄時有內官經長洲於水濱見一花鴨彈之而斃守者告之乃乘小舟修表章告內官曰某養此鴨能人言方欲上進君何殺之乃將表示之內官驚而且慙酌之銀盜臨行詢之竟解何言語陸曰教來數載能自呼名爾

徐知業

徐侍郎知業少時游天台山歇於大樹陰巖上石盤欲墜空中語曰下有人石砢然架樹回身乃落震地塌然

皮光禹

皮光禹業五七言詩自言賈浪仙之僖也句有燒平樵
路出潮落海山高作者多許之

傅宏業

傅宏業宰天台縣有人豨得一獸形如豕仰鼻長尾有
岐謂之涴傅識之曰雖_{反以醉}非涴也雨則縣於樹以尾
塞其鼻後驗之信然可類子雲別鼯鼠曼倩識駟虞

陸孜

陸孜居于明州大隱勤於畝畝物力粗備時太守酷虐

不輸其民有贍者悉被檢獲汝所有財物寘于地後果
搜其家產汝懼其罪遂通所藏之物掘地又餘竟無所
得謂是人所取太守怒其妄謫于象山築居掘得大隱
之藏一無失焉又懼有告者遂將納之太守異之釋罪
與財却就舊業至今存焉

王耕

王耕善畫而牡丹最佳春張於庭廡間則蜂蝶萃至本
業文因畫所掩竟不成事

凌途

凌途賣香好施一日旦有僧負布囊携木杖至謂曰龍
鍾步多蹇寄店憇息可否途乃設榻僧寢移時起曰畧
到近郊權寄囊杖去月餘不來取途潛啟囊有異香未
二包氤氳破鼻其杖三尺本是黃金途得其香和眾香
而貨人不遠千里來售乃致家富

楊虔

楊虔爲人與物無競性至孝母疾病衣不解帶常戚戚
然焉丁憂泣血漣如每灑掃於墓徘徊涕泣不能去鄉
黨欽焉

裘嬰

處士裘嬰性高古善拊琴去其爪作肉聲有公子不善
之嬰作色曰如樂五教反其聲何不槌鼓聞者莫不大笑

花犬

僧子捷建靈隱高峯浮圖養一花犬每隨工徒銜博噉
于塔所又寺人於荒榛間收得一石佛而少右耳犬卽
跑古寺基深可三尺取得佛耳塔成乃斃

唐捷

唐捷父延紹宰錢塘縣有仇訟之濫延紹不能自理捷

乃入官山伐木回與守者競聞於殿下曰邑大夫之子而自析薪可察之矣遂宥父子擗自此知名

沈嶠

沈嶠居于鏡中初求縣宰夜夢還家渡江船覆水分爲二西則清東則濁遂沿東而過說似友人賀曰君當授分水縣後旬日果應之見謝於友友勉曰爲政宜清緣昨夜人濁非嘉嶠後果因濫而致命悲哉不納友之言

崔端已

崔端已字安道善酒令著庭萱譜稱同塵先生有魏温

者不知是崔撰嘗謂曰君曾覽同塵先生庭萱譜乎崔
正顏對曰不知同塵先生何姓氏左右大笑之

徐廷實

徐廷實巡官說乾符中武義縣有人入山葬子掘地二
尺來忽陷丈餘深數尺收得秫百斛莫知其由將醞酒
其味濃厚

蔣氏

陸濛爲湖州司法參軍妻蔣氏卽疑之女也善屬文而
耽酒後染邪氣心神不恒姊妹憂之勸節飲強嬾應聲

吟曰平生偏好酒勞爾勸吾娘但得尊中滿時光度不
難

又

有聖保寺僧知業性高古有詩各偶訪司法談元之次
蔣氏遽曰內遮一杯酒與知業公免云業不會飲蔣氏
隔簾對曰祇如上人詩云接壘橋通何處路倚欄人是
阿誰家觀此風韻得不飲乎業公慚作起而退

高榮

高榮員外人才懦家因窶主上愍之奉授東化縣到任

不預時事有里胥送果親修緘札謝之左右聞之云此
在伏事柴曰豈有得人惠不謝之乎又有督賦者稽遲
吏具檢請懲戒示之曰本司有狀訴公卽官人嗔責翻
怒於吏曰此輩不良平地作訟聞者莫不大笑又謂於
友曰常聞字人驅之雞自至此思一隻烹不得則庶有
羣驅之

夏宗萬

夏宗萬知前生事年五歲門首見一僧牽其衣呼是奴
子和尙涕泣不已眾罔知消僧將去堅覓相隨往寺似

熟其路入房良久云奴子讀底經安某處何在又云念
珠雜戲具子在某處果然取得僧方悟云是貧道前手
下童子年七歲而卒今涉五載矣其經是觀音經品試
之尙彷彿記爾

費縣民

琅琊費縣民家甯患失物謂是偷者每以扁鑰爲意常
周行宅內後果見籬一穿穴可容人臂滑澤有踪跡乃
作繩彊放穴口夜中忽聞有擺撲聲往掩得一髮長可
三尺餘從此無復所失

費季

吳人費季客賈數年時道多劫妻當憂之季與同輩旅宿廬山下各相問夫家幾時季曰吾去家已數年臨來與妻別就求金釵以行欲觀其志當與否耳得釵仍以置戶楣上臨發忘向婦說此釵當在戶上也是夕妻夢見季曰吾行遇盜死已二年若不信吾言吾取汝釵遂不以行留在戶楣可往取之妻覺揣釵得之家遂發喪後一年季却還歸

麻姑

丹陽縣故湖側有麻姑廟姑生時有道術能著屐行水上

留贊

留贊爲將臨敵必先被髮叫天因抗音而歌左右應之歌畢乃進戰

鄭昌圖

鄭昌圖登第歲居長安夜納涼于庭夢爲人毆擊掄出脊明門至石橋上乃得解遺其紫羅履一隻奔及居而寤甚困言于弟兄而牀前果失一履旦令人于石橋上

尋得

燕奴

有術士於腕間出彈子二丸皆五色叱令變化卽化雙
燕飛騰各燕奴又令變卽化二小劍交擊須臾復爲丸
入腕中

張昇

唐故吏部員外張昇隨僖宗幸蜀以年久未選就攝涪
州衙推州司差里正游章當值他日遂告辭問何往竟
不答但云有老母及妻男乞時爲存問言訖而去所居

近隣夜聞章家大哭翌日使問其由言章夜辭其家人
山變爲虎矣二三日又問章家大驚叫翼日又問其故
曰章昨夜思家而歸自上半身已變虎而尙能語

歸生

宏文學士歸生亂後家寓巴州遣使人蜀早行遇虎於
道遂升木以避數虎迭來攬躍取之不得虎相謂曰無
過巴西縣黃二郎也一虎乃去俄有白狸者至視其人
而哮吼攫蹙使人昇木愈高旣皆不得環而守之移時
有羣騾撼鈴聲遂各散使人至巴西果有黃二郎乃巴

西吏人爲虎所食也

王紹

明經王紹夜深讀書有人隔窻借筆紹借之於窻上題詩曰何人窻下讀書聲南斗闌干北斗橫千里思家歸不得春風腸斷石頭城詩訖寂然無聲乃知非人也

蘇檢

蘇檢登第歸吳省家行及同州澄城縣於縣樓上醉後夢其妻取筆硯篋中取紅箋剪數寸而爲詩曰楚水平如鏡周迴百鳥飛金陵幾多地一去不知歸檢亦栽蜀

棧而賦詩曰還吳東去下澄城樓上清風酒半醒想得
到家春已暮海棠千樹已飄零詩成俱送於所臥席下
又見其妻笞檢所挈小青極甚及寤乃於席下得其詩
視篋中紅棧亦有剪處小青其曰暴疾已而東去及鄂
岳已來捨陸登舟小青之疾轉甚去家三十餘里乃卒
夢小青云塋我北案新塋之後及殯於北岸乃遇一新
塋依夢中所約塋之及歸妻已卒問其日乃澄城縣所
夢之日謁其塋乃塋小青墳之前時乃春暮其塋四面
多是海棠花也

魏耽

貞元中吉州刺史魏耽罷任居洛有女子年甫十六顏色甚美麗夏中俱納涼於庭忽仰視天裂有長人於裂處下直至耽前衣紫佩金黑而髯曰我姓朱天遣與君爲女婿耽不敢阻請俟排比再三乃許約期後月乃騰空而去耽與其妻雖甚憂迫亦具酒食而俟之有圜人突入拜耽曰何不秣馬而突入太無禮也圜人曰竊見使君有憂色故請言其事耽曰爾何要知之圜人固請耽因告之圜人曰使君不足憂小事耳言訖而出佩

金者及期而至園人復突入佩金者見之趨下再拜園
人作色而叱曰天恕爾罰汝在人間奈何又擾人如是
對曰死罪復拜園人輒升堂而坐召佩金者坐命酒園
人於大沙羅取飲數器器可三斗餘飲訖又取一鉄杵
折而嚼之乃以沙羅飲佩金者佩金者甚有懼色乃飲
之惟言死罪更無他詞園人曰送天獄禁百日乃騰空
而去園人曰吾乃使君北斗本命星也魏使君晝夜焚
修今乃報之適無禮者卽賊星也今已禁之請去無他
慮言訖而去

孔緯

魯國公孔緯人相後言於甥姪曰吾頃任兵部侍郎與

王晉公鐸充宏文館學士判館事上任後巡廳晉公乃

言曰余昔任兵部侍郎與相國杜邠公棕充宏文館直

學士判館事暮春留余看牡丹於斯廳內言曰此廳比

令無逸

無逸乃邠公子
終全州刺史

居之止要一間今壯麗如此子

不知非久須爲灰燼余聞此言心常銘之又語余曰明

公慎厚端誠此座猶或庶幾由公而下者罹其事矣以

吾今日而追念邠公之言得其大槩矣是時昭宗纂承

緯入相朝廷大體掃地無餘故緯感昔言而傷時也

李克助

李克助爲大理寺卿昭宗在華州鄭縣令崔鑾有民告
舉放民絹事刺史韓建令計以爲賊奏下二司定罪御
史邢臺劄奏罪當絞大理寺數月不奏建問李尙書崔
令乃親情耶何不奏克助云禪公之政也韓云崔令犯
贓奈何言我之過也李云聞公舉放數將及萬矣韓曰
我華州節度華民我民也李曰華民乃天子之民非公
之民若爾卽鄭縣民乃崔令民也建伏其論乃捨崔令

之罪謫穎陽尉

王鐸

故相晉國公王鐸爲丞郎時李駢判度支每年江淮運米至京水陸脚錢斗計七百京國米價每斗四十議欲令江淮不運米但每斗納錢七百鐸曰非計也若于京國糴米必耗京國之食若運米實關中自江淮至京兼濟無限貧民也時糴米之制業已行意無敢阻其議者都下官糴米果大貴未經旬而度支請罷以民無主者故也於是識者乃服鐸之察事矣鐸卒以此大川

唐人靈應錄聞奇錄二帙合之卽陳氏葆光集不
知孰爲先後吾善其類者蔡羽識

聞奇錄終

志性錄

唐 陸勳撰

勸酒女子

有董氏女病邪多不食時索酒飲後作胡旋舞頗年醫治不差云常有一女子來相伴如夢寐中家人後於櫥間得一勸酒女子疑其作祟遂焚之其女自此愈矣

澡盆

文獻公誕時一蛇自屋墜于前舉頭張喙火之方去及七日浴忽飄風暴雨劈其澡盆爲二片與母俱無驚動

鬼物

有人夜泊舟于富春間月色澹然見一人於沙際吟曰
陵江三十年潮打形骸朽家人都不知何處奠杯酒舟
人問曰君是誰可示姓名否又吟曰莫問我姓名向君
言亦空潮生沙骨冷魂魄悲秋風舟人上岸揖之遂失
所在

林中恠

黃韞說明州黃使君時有吏人家竹園甚廣秋夕明月
見車馬十來隊長數寸馬大如鼠或持鎗劒或負弓弩

次第自林中出望其園門軋然而開似有人拔開吏人
驚懼呼家人隨後觀之從江橋過望西南而馳罔知所
之吏人明旦伐去竹林無所見其家亦無患害

枯竹根

金樓子云山中夜見胡人者銅鐵精也中宵見火光者
朽木也皆不爲害温州有人山中遇一波斯抱野雞見
人揮霍鑽入石壁中其石自合襲明子嘗聞外舅說頃
歲莊牆間熒熒光尺餘時兼兄弟中有不寧者眾謂之
恠憂之數夕炳然如初外舅情不甘乃就拔之得一物

回燈下看乃枯竹根耳其光遂滅病者無咎

宅泣

顧全武於越中廣搜榷柁建宅甚宏壯畢工之際梁棟皆出水戶牖漬濕竟不得入斯屋而卒人謂之宅泣

恠婢

鄭彥榮買得一婢年十五六容色不舒常頽然鄭詰之殊不對但低頭而已忽爾火光屋墉瓦亂擲牀榻俱震鄭甚懼猶未疑其婢自後或食餒穢汚或財帛潛失日見鼠人立夜有物歌吟召行道法者書符馱効終不能

勝婢自云但可驅使無有他事卽日平靜問其所從曰
常有一男子夜來同處性頗剛戾如別有顧卽見嗔怒
爾勤旣知不敢駐乃賤售之其年卽遇害

揚州蘇隱夜臥聞被下有數人齊念阿房宮賦聲緊而
小急開被視之無他物惟得虱十餘其大如豆殺之卽
止

髮變血

梁鄴上元後忽髮變如血卜曰元夜食牛肺犯天樞巡

使夜行禱謝可免

猪肝中有讖書

白浦民割猪肝肝中有一紙大如手色如新書云煙蒼
蒼明年無糧次年巢寇起州郡多荒

狗歌怨

吏人蔡超家狗作恠躡於堂上將拍板唱歌聲悲怨又
一旦覓頭巾不見戴在竈上坐其月超遇害

蟾蜍

沈慶校書說境中有一吏人家女病邪飲食無恆或歌

或哭蹶形奔馳抓毀面目遂召巫者治之結壇場鴻鼓吹禁呪之次有一乘航船者偶駐泊門首河內枕舷而臥忽見陰溝中一蟾蜍大如椀朱眼毛脚隨鼓聲作舞乃將篙撥得縛於箒板下聞其女叫云何故縛我婿船者乃叩門語其主曰某能療此疾主深喜問其所欲云祇希數千文別無所求主曰某惟此女偏愛之前後醫療已數百緡如得愈何惜數千邪願倍酬之船者乃將此嚙以油熬之女翌日愈

爛鼻首

陸承澤遷新居有一女子布服戴巾蒙其面入門氣息穢惡云耐耐此輩當鞭殺人問曰何者卽息聲再問亦不應陸怒令人起巾迺一屍爛斃首其年陸遇害

雙筆自舞

杜昭遠將矢寵幸家多妖物書見狗作雞鳴嘗一日架上雙筆起舞相對回旋不已杜曰旣爲祟能自書乎右一筆倒視中漬其毫於案上大書一殺字其年杜陷大辟

枕聲

中郎王文英枕自作聲

孤山寺前楓樹上有一鵲巢甚偉人上取其子探得頭
髮子數結光潤各長五尺莫知其由

一團毛

明州有市人家見一大鳥飛入室家人擊殺之面似人
身一團毛而已可重數兩乃挂於籬上旬日其家口下
會宗忽從籬下地人立而語自稱我偶避猛鷲到此爾
何見殺方欲陰論今俯爾飲酒我甚思得一杯苟惠之

卽不爲仇矣。席人驚避，乃自於尊中吸之。及啄筵內餚，餚畢望空而奮，莫知所以。尋州牧有事其家，卽無咎。

猪臂

吳中有一人於曲阿見塘上有一女子貌端正，呼之卽求，便留宿。乃解金鈴擊其臂，至明日更求，女却無人。忽過猪牢，邊見母猪背上有金鈴。

攝鏡

吳興許寂之，太元中忽有鬼恠，攝取大鏡以內器裏。

石立

後趙錄云塗中有大石二丈許自立石勒命斷之有魚
羊之文于是字元羊

皂筊

元符三年冬內人自秦陵還攜皂筊一籠人宮門籠輒
自躍皂筊自躍出

宮屏婦人

元和初有士人因醉臥廳中及醒見古屏上婦人等悉
於床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
士人驚叱之忽然上屏

燕化女子

昔有燕飛入人家化爲一小女子長僅三寸自言天女
能先知吉凶

蝦蟆毒

邱傑年十四遭母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歲餘忽夢
母曰汝噉生菜遇蝦蟆毒靈味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
傑驚起果得甌中藥服之下科斗子數升

鼓鞞響

晉孝武太元中帝每聞手巾箱中有鼓吹鞞角響於是

請僧齋會夜見一臂長三丈餘手長數尺來摹經案

一物如人眼

蕭餘上元夜於宣陽里酒盤下得一物如人眼睛其體類美石光彩射人餘夜遊市肆閑置掌中每行黑闇衢巷隨身光明三尺毫末可鑒後因而飛出

人頭食肉

鄧喜殺猪祀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往食肉喜引弓射之咋咋作聲繞屋三日

水影

大歷末深澤東鹿縣中有水影長七八尺遙望見人馬
往來如在水中及至前不見水

桑樹哭

晉孝懷帝永嘉二年冬項縣桑樹有聲如解材人謂之
桑樹哭

恠疾

陳子直主簿妻有異疾每腹脹則腹中有聲如擊鼓遠
聞于外行人過門者皆謂其家作樂腹消則鼓聲亦止
一月一作醫莫能知

志恠錄終